

人生况味

## 一杯浊酒敬流年

■ 莫壮宇

一转身,已逾花甲庚;一抬眼,正是不惑年。

出师四十载,皓首六  
十秋。这两组厚重的数  
字,在我们的生命年轮上  
留下深深浅浅的刻度。

1980年初秋,新生报  
到的日子。清风和煦,教  
室、图书馆、宿舍掩映在绿  
树丛中,遒劲挺拔的椰子  
树分列路旁。沿着悠长的  
大道走向深处,我们满心  
欢喜地走进海南师范专科学  
校(海南师范大学前身)这座心中永远的校园。

从乡镇、县城的学校,  
从上山下乡的田野来到大  
学校园,这里的环境、氛围  
让我们充满好奇和珍惜,  
迫不及待地想去感知这里  
的一切。课程的分类,授  
课老师的循循善诱,同学  
之间的探讨交流,课余挥  
洒在运动场的活力,都是  
那样久违、亲切和鲜活。

师专求学三载,老师  
们传道授业解惑,嘱我们  
要立下“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之志向。他们的诸多  
教诲,其言谆谆其意殷殷。  
直至40年后的今天,  
我们当中很多同学还与老  
师们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  
他们像一道道光,映照了  
我们那1000余个读书求  
知的日日夜夜。

1980年,我们开启了  
3年师专生涯。鲜衣怒马  
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  
正是那时我们意气风发的  
写照。

那三年里,学校开设了  
30门左右的课程。上课时,  
容纳一百来号人的  
大教室座无虚席、鸦雀无  
声,同学们专注听讲的  
眼睛凝神放光。那时,大家  
普遍对古代文学感兴趣,  
醉心于诗词歌赋,但古汉  
语、古代文学课程大多枯  
燥艰涩,往深处学你要懂  
骈俪、赋、编年体、骚体  
以及策、诗、词、曲等文体,  
你要懂论辩、序跋、书说、传  
状、碑志、杂记等古文体裁,  
你要掌握对偶、比拟、  
比喻、排比、骈偶、借代等  
修辞手法,你要学会比兴、  
衬托、对照、联想、讽刺等  
表现手法,还要了解花间  
派、婉约派、豪放派、江南  
诗派、边塞诗派等诗词流  
派。课余休憩,大家三五  
结伴,成群结队地探讨课  
堂上的重点难点,有时请  
住老师一探究竟,或上门  
请教。老师们耐心应答,  
论点论据论证层层释疑解  
惑,有时还找出处查难点  
并于几天后告诉我们。“师  
道既尊,学风自善”。印象  
中,同学们的学习、钻研都  
自觉深入,晚上到教室、图  
书馆抢座是常有的事。特  
别是每临期末考试,大家  
都熬夜早起,对自己无所  
不用其极,狠着呢!所以,  
那几年的测试、考试,同学  
间鲜有挂科、重考之说。

能大量阅读中外名著,  
是我们那三年非常美好的  
记忆。那种甘之如饴、物我两忘、  
醍醐灌顶的感觉、状态,现在想起来都  
让人怦然心动。我们沉醉于  
话剧《于无声处》、小说  
《第二次握手》中。我还和  
很多同学一样啃下《巴黎  
圣母院》《约翰·克里斯多夫》  
《战争与和平》等大部  
头,涉猎了朦胧诗派、意识  
流、黑色幽默、后现代派、  
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的作  
品。当时,艾青、郭小川、  
顾城、舒婷、北岛等人的诗  
作十分流行,“黑夜给了我  
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  
找光明”“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这些充  
满力量的文字,都让我们  
深深感动。

那时,好多同学还憋着  
一股劲,逼自己每天背熟  
一首唐诗或宋词。往往是  
前一天晚上选好、初诵,  
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再默  
念诵读,搞得洗漱、早餐都  
囫囵吞枣、难得自在,但也  
效果显现。许多同学都说  
很多古诗词的名篇都是那时  
熟读成诵的。这样的背诵我  
虽也有收获,但因记忆力差,  
经常不得要领丢三落四,要用小本子记下  
来温读。但我也有一段奇  
特经历:1982年,路遥的中  
篇小说《人生》在《收获》  
杂志首发,一时洛阳纸贵。  
好不容易借到此书又被催得慌,  
我打着手电筒在蚊帐里连  
夜抓紧看。当读到小说里白居易的《忆  
江南》时,境随心生,百感  
交集,我深深为高加林、刘  
巧珍、黄亚萍的命运而感  
伤,也牢牢记住了“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能不忆江南?”“江南  
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  
头。何日更重游”……

回头去看,大学是一段  
美妙的时光。1981年11月,  
第三届女排世界杯赛在日本  
东京举行,学生的兴奋点全  
转到这上面来了。我们这一排宿舍  
仅有一台电视机,每晚都有  
上百号学生围在一起呐喊  
加油。16日晚,以郎平为主  
力的中国女排气势如虹,后来居上,以3:2战胜

东道主日本队,拿下了中国  
女排首个世界冠军,这也  
是我国竞技体育集体球类  
项目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刹那间,整个校园变成了  
欢乐的海洋,锣鼓喧天,彻夜狂欢。  
当晚,海口、府城处处是欢庆的人群,  
我也有了最初的“新闻冲动”,蹲在海口马路  
的路灯下写了一篇“豆腐块”新闻稿,火急火燎地  
送到报社。那是我第一次  
写新闻稿。之后那几天一  
早,我都要赶往报亭买报,  
看稿件是否刊发,但总  
是失望而归、懊丧至极!  
直至后来从业后,才  
知道这样的稿子是难被采  
用的。

1983年盛夏,我们即  
将结束3年的学习,满师  
毕业走向社会了。但我们  
还有最后一课:到边远学  
校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带  
班实习。中文系100来名同  
学分赴9个市县,我们一  
班3组来到儋州八一农场  
3分场场部学校初中部。  
课堂上,每当看到学生  
们灼热的求知神情,我们  
心中教育人的理想被深深  
激发了。大家全力备课讲  
课。许多教案改了再改,  
大家精益求精,要把3年  
所学倾注于这节课上。后  
来,实习学校老师和学生  
们对我们的授课好评连  
连。实习结束时,学生  
们眼含泪水列队相送,我  
们三组实习的同学也都  
眼红了、哽咽了,那种依依惜别  
的情景永留心底。实习  
虽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师  
者的甘苦、师道的庄严,给  
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至今  
铭心刻骨。

自此,我们挥别了母  
校,展开了自己此后40年  
的人生行旅。大多数同学  
在各自岗位上都活出了  
自己的精彩,多有建树,成绩  
斐然。

山重水复,人间好个  
秋。距上个世纪80年代那  
读书求知的日子,已横亘了  
40年的时光。但那是  
我们的起始,我们和国家  
的脉搏一起跳动、一起成  
长,我们礼赞那曾经的岁  
月。

名家专栏·大地岁时

## 溯源之溪

■ 傅菲

溪名左溪,乃灵山南部主要  
溪涧之一,8月18日早晨9点半,  
从毛竹棚断桥下去,溯溪而上,这  
里长了密密的香樟、苦槠等乔木。  
这些乔木,或许只有十来年  
树龄,并不高大,树冠却蓬勃,纱  
帐一样被挂下来。断桥畔有一棵  
高约20米的老樟,树皮硬瘦灰黑,  
枝桠斜出,树冠似个大圆盖。

河中巨石横陈,砾石杂乱,但  
有致。初夏的雨季,会带来巨大的  
山洪,轰轰隆隆,如一列脱轨的  
列车狂奔。山洪卷着砾石千翻万  
滚,滚到砂砾处,结结实实地陷  
了下去,再也翻动不了。每一个石  
头,无论是巨石还是砾石,都是自  
然之力的造化。

灵山是花岗岩结构,土地贫  
瘠,腐殖层很浅。溪岸的树木藤  
蔓,以缓生树、缓生藤为主。缓生  
树有櫟木、赤楠、青冈栎、野荆、楸  
树、映山红、九里香、小叶黄杨、小  
叶紫檀、油松、黑骨茶、野山茶、山  
荔枝等;缓生藤有枫藤、薜荔、番  
荔枝、油麻藤、蛇藤等。树也不怎么  
高,伸手可拉枝条。河道狭窄,  
树就长得拥挤,枝桠往河床中  
间斜溢。

就这样,河床被树枝盖住了。  
树看起来矮矮的,却都是老  
树。老树被老藤缠绕着,挂着蜘蛛  
网。我们躬身在树下,钻树缝,  
爬巨石。巨石光滑如铁,干净如  
洗。鸟鸣于涧。却无鸟鸣。也没  
看到鸟。谚语说:林子大了,什么  
鸟都有,是指生态的复杂性和多  
样性,也暗指社会的复杂。其实,  
林子大了,也会什么鸟都没有。  
秋阳燥热,鸟都藏了起来。林鸟,  
对气温和光线非常敏感,在清晨  
和傍晚觅食。如松鸡,在林下觅

食昆虫,扒土吃软体动物,燥热  
了,就躲在树下打瞌睡,发出咕噜  
噜的打鼾声。

竟然没听到鸟叫,确实让我  
感到意外,失落莫名。  
唯一的秋声只有溪声了。溪  
是潺湲之水。溪差不多快断流了。  
久旱未雨,雨忘记了大地,忘  
记了干焦的树叶和苦熬的根须,  
忘记了被哺育的万物苍生。一片  
片树叶就像一只只苦盼的眼睛。  
水从砂砾渗透出来,汇集成流。  
水汤汤地漫溢上石块,轻溅下来,  
发出清悦的柔柔之音。飘落的树  
叶漂在水面上,如轻舟越过万重  
山。金裳凤蝶逆水飞舞,几乎是  
贴着水面飞舞,不知道它在追逐  
什么。是在追逐阳光落下的影子  
吗?还是在追逐自己的倒影呢?

河石上,有绿蚱蜢停歇,形似  
叶笛的绿蚱蜢。趁秋霜还没到  
来,它们在争分夺秒地玩乐、求  
偶、繁殖。蚱蜢合欢之后,雄性即  
死。潭面上,漂浮着许多死蚱  
蜢,也漂浮着各种死蛾。蛾是  
小蛾,灰白色,一身素服。它们将  
葬身于蛙、鱼、鸟和蜥蜴的肠胃。

溯溪一个多小时,到了将军  
潭,潭深约2米。潭水清澈,砾石  
如鹅卵。潭壁高十丈,碧立如刀  
削。瀑布已彻底断流,石壁发白,  
散射而来的太阳之热,灼得脸颊  
生痛,红胀如石榴。在底荫处久  
坐,潭水的幽凉之气慢慢漫上,浸  
透全身。

返身而回,已是正午。我已  
脚抽筋,倚石而坐,浑身疲乏,在  
断桥边吃西瓜。西瓜一直泡在溪  
水,柴刀杀瓜,抱瓜而食。人渴而  
瓜甘,身燥而瓜凉,食瓜便如啖  
饴。瓜吸了溪涧的精华之气,润

五脏六腑。

泡瓜的小潭里有许多头大尾  
长的小鱼在游。有人问:这是不  
是娃娃鱼的小鱼苗呢?又有人问:  
这是不是石鸡(棘胸蛙)的小  
蝌蚪呢?

我说:这是河川沙塘鳢的小  
鱼苗。

河川沙塘鳢是山溪鱼,生活在  
无污染的涧溪里,小鱼如蝌蚪,  
体鳞黑色或棕色,头大而扁,尾  
长,贴砂砾或石块而溯游。这  
是一种缓生鱼,有钢锯似的密密  
的牙齿,以蛙卵、沼虾、青螺、麦穗  
鱼、虫卵及昆虫为食。小潭里,有  
十余条似火柴长的河川沙塘鳢。

其实,从溯溪时,我都很细  
致地观察河川沙塘鳢,在很多水潭  
和水坑都发现了它,但都是火柴  
棒大。成年的河川沙塘鳢,体  
重约20~30克,体长约10~15厘  
米。在左溪,没发现成年河川沙  
塘鳢。溪水太羸弱了,它们藏在  
石缝里。8月9日,在黄岗山下的  
东坑紫溪,看见非常多成年河川  
沙塘鳢,在湍急的溪流下溯游。  
成年河川沙塘鳢看起来,体形不  
像鱼,与壁虎更接近。河川沙  
塘鳢在发育的过程中,鳍演变为  
翼状,鳍端如附趾。翼,即飞翔之  
羽。溪流越湍急,河川沙塘鳢越  
斗水而上,飞跃(滑翔)河中巨石,  
甚至瀑布。

河川沙塘鳢对水波和光线异  
常敏感,稍有变化,就躲进石缝或  
石块下的巢(巢穴)里。与宽鳍  
鱲、马口鱼等不同,它有固定的巢  
穴。

左溪,溯源之溪。到了源头,  
才知道山有多高,才知道溯源  
多难。

烟火珠崖

## 博后乡愁

■ 松绿

绿荫浓浓,浓浓绿荫。汽车一路穿行,来  
到亚龙湾的“榕树隧道”。树影交错,交错  
枝条拂过,夏日宁静的风拂过,风里有  
海的味道,来到水清沙白的亚龙湾(古称  
瑯湾)。

汽车一路穿行,转了几个弯,穿过那树、  
那田、那槟榔树下的小房子。玫瑰,玫瑰。  
大片大片的玫瑰。在通往大海的路上竟有  
如此多玫瑰。粉红深红、浅白香槟,不是姚  
黄魏紫,却也香气氤氲、惹人驻足。

这里是村庄博后,亚龙湾畔的博后,玫  
瑰谷中的博后。

十年之前,或者更早,博后村一个个人  
离开这片还没有玫瑰的海边盐碱地。  
他们坐上摩托、小巴、大巴、轮渡和火车,  
走到粤地、中原和北国。在那里,他们和所有  
异乡人一样求学、做工,和所有异乡人一样  
打拼、奋进。

冬日凛冽的空气、热气腾腾的公共  
浴室、陌生的异乡音、没有椰影的道路、  
没有榕树长须的高大树木,都会不  
经意间让人涌起思乡的情愫,让人不由  
想起自己那曾被清《崖州志》描述为“白  
玉”的家乡——瑯湾,想起那静静栖  
在月牙海湾边的小村庄。

500多年前,明朝琼籍大学士、被誉为  
“海南三贤”之一的丘濬离开故乡海南。  
他步行、坐车、坐船,一路跋涉,离  
家的背影越来越远,赶考的步伐终至离  
家数千公里的京城。在京四十余年,  
这位理学大家的思乡之情总在诗中:  
“不知游子在万里,今夜魂神不宁”  
“云海欢游地,别来今几何?壮心随日  
减,归思入秋多”……在京的最后几年,  
他陆续呈上十三道奏章请辞还乡,却终  
老也未能回到故乡,一解那古老的乡  
愁。

乡愁一直在时代变迁中流动。从南  
向北、再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再从西向  
东,还有许多则去国万里,而“故乡的  
云”始终跟着游子的脚步,不曾消散。

乡愁云卷云舒,博后村许多游子的  
生命轨迹,却于其中慢慢绽放出不一样的  
色彩。在又一代“闯海人”手中,博后  
村的盐碱地奇迹般长出了玫瑰。这  
是自唐朝开始就有的平阴玫瑰,也非明  
朝就有的妙峰山高山玫瑰,更不是有无  
数传说的大马士革玫瑰、路易十四玫瑰  
或土耳其玫瑰……这是热带海岛玫瑰,  
是素喜温带的玫瑰在热带的新绽放,  
是带着海盐气息“可盐可甜”的玫瑰。

玫瑰初成之时,博后的游子可能尚  
未感受到家乡“玫瑰谷”的牵绊。也许  
他们无数次走过商场的橱窗,路过众多  
拥有美丽名字的玫瑰产品——午夜玫瑰、  
丝绒玫瑰、无人区玫瑰、玫瑰陛下、玫瑰  
皇后、玫瑰巧克力等,却并未意识到那  
沁出诱人香气的玫瑰家族和自己的关系。

渐渐地,在海岛玫瑰的牵绊下,许多  
游子返乡。他们坐火车、轮船、飞机、汽  
车,一路回到家乡博后,成为种花人、护  
花人,成为玫瑰花丛中小民宿的主人。  
他们的乡愁,在家乡的花中得到释放,  
而这并不是停留在博后的最后十年之后。

两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一个热爱民  
宿的上海年轻人来到这里,一个热爱大海的北  
京年轻人来到这里,一个热爱玫瑰的东北  
年轻人来到这里……

如今,还有越来越多人离开家乡来到  
博后村,因为海、因为花、因为美好、因为明  
天。他们在这里开始自己新的事业、新的  
生活和新的人生,也在书写新的玫瑰故事。

村庄博后,将会流淌越来越多逆流而  
行的乡愁。

也许在十年后的某一天,在这里扎下  
根的他们,看着身披斗篷、身穿花衣、缓缓  
移动在玫瑰花田中的种花人,在热带阳光  
照耀下、在氤氲香气环绕中,会骤然涌起属  
于他们的乡愁——想起北国高远明净的秋  
季天空,耳边划过绵延不绝的鸽哨儿,还有  
茫茫大雪中咯吱咯吱的脚步声;想起江南  
水乡的旖旎和船桨,想念吴侬软语的亲切  
……

而博后,已是他们无法割舍的新故乡。

## 丝路花语

## 梨树下

■ 黄海星

那晚月光多么年轻,我喜欢靠在一  
棵花梨树下冥想。西部的晚风来自八个方向  
每一阵,都让人宁静而沉醉  
而薄雾之中的俄贤岭,流萤多么美  
每一棵花梨,都沐浴月光饱含深情  
多年前,我置身这里总是心生敬意  
为那一枝一叶的娴静,为那些  
喧响着热土的阳光和热烈的鸟韵  
停下匆匆的脚步。是的。它们都是东方的精灵  
为寻找时光之爱,以树的坚贞留驻  
此刻。我就坐在一棵树下谛听月光的呢喃  
不!是枕着黄花梨的绿海千里万里地冥想  
那来自遥远的呼吸啊,紧贴着土地的胸脯起伏  
我知道每一片叶子都悬挂着一个久远的  
思念与故事,不能触碰。而每一个年轮里  
都有光阴细细地述说爱与沧桑。而我  
终究不能久留,一生一世,我带得走的  
也不过是一棵幼小的花梨,一个栋梁之梦  
期待多年之后一张纹理生动的鬼脸之美  
熠熠出世。而更多的树  
从此落地生根成了郁郁风景  
成为一个声名动听的名字——  
花梨之乡

## 夜宿五指山

■ 唐鸿南

夜色,仿佛一座山  
簇拥而来,铺盖  
层层密林的腹部之上  
山的那头,忽地  
飘过一阵雨雾  
或者闪光,雷鸣  
请不要被鹿的传说惊醒  
夜的背后,还有  
五指山的掌声  
默默喊话



《古村芳园夏日歌》(国画) 欧小康 作

